

小說



我站在墓碑前，
沉默早在無意間成了我
們主要的相處模式。
照片上的你視線落在遠
方的天空，
就如同往常一樣。

～吳佩禎

問答題 111 陳冠志

熾熱的陽光輕灑在隨風擺動的樹葉間，在地上投射出如螢火蟲般的光點，這樣的情景如果搭配上巴哈的《小步舞曲》，我想天上人間，不過如此而已。諷刺的是，如此仙境現在卻只能拿千百個劃過紙卷的「沙、沙」聲當作配樂，以及一個個焦頭爛額、埋頭苦幹的考生當作背景……

很悲哀的，我正好也是這群可憐的考生之一。

我的名字叫張敦閔，張是很帥的張，敦是很帥的敦，閔是很帥的閔，而我一直相信我的長相就跟我的名字一樣帥，成完美正比！

「第四十五題，請問楚漢相爭的兩軍統帥為下列合組選項？」這堂課考的是歷史，這種死記硬背的科目是我最不擅長的科目之一，光是要把眾多的年代表和那些歷史人物給連結起來，就夠我傷透腦筋了。不是我要抱怨，人嘛！就應該要勇往直前，怎麼可以拘泥於過去呢！

「讓我想想……記得他們的名字裡好像有劉和羽的樣子，怎麼會突然想不起來了？啊！想到了，應該是（B）選項的關羽和劉備吧！」得意的點點頭，暗自佩服自己的聰明，拿起筆快速的在答案卡上將空格填滿。

這次考試的位置剛好被安排在窗戶旁邊，無視已經快寫好的歷史科段考考卷，我的目光被外頭的景象給深深吸

引住。人就是這樣，在面對巨大的壓力時，總是會不自覺產生逃避的舉動，好比你準備認真看書時，就會很巧妙的「突然」發現房間怎麼那麼髒亂，應該先好好整理整理才是，我現在就是面臨這種掙扎。

「喂！自戀閔，選擇題借來參考一下，我幫你檢查一下你有沒有寫錯。」現在趁監考老師在打瞌睡，偷偷轉過頭來的人，是我的損友鎬辰。

「想作弊還那麼多藉口，本帥哥選擇題都猜B，要抄拿去抄！」我壓低音量不客氣的回道。

「我詛咒你吃泡麵沒有調味料，長大以後沒人要！」鎬辰露出煞有其事的表情，對我施下沒什麼營養價值的詛咒，然後繼續向附近的人借考卷「參考」。

距離收卷還剩下不到十五分鐘，不理會還在做最後掙扎的鎬辰，將目光移回到考卷上，咦？不是五十題選擇題嗎？怎麼剩下的五題選擇題變成一題問答題！

讀了一遍問答題的題目，突然，感覺腦袋像是被千萬斤的棒槌猛地敲下，又像是靈魂自空洞的軀幹被抽出，大腦裡負責思考的區塊，就這樣停擺了，我失神了一秒。

這一秒，我與歷史共舞了五年光景……

夜幕低垂，黑暗佔領了整片天空，星斗在夜空中努力掙扎，卻顯得如此無助。遠方傳來一陣又一陣悲傷淒涼的歌聲，令人忍不住回想起那故鄉，不禁眼帶淚光。

今夜，空氣裡充滿了肅殺的氣息！

「死守城門！弓箭手預備……射！」城牆上，一位身長八尺二寸，目帶重瞳，劍眉橫豎，身穿戰甲，背後佩掛著一把看似有些年代的長劍，渾身上下難掩其霸王氣息的男子，正在指揮著顯得有些狼狽的軍隊。

四面楚歌，徹底攻破每一位楚軍的心防。

「不愧是項王！區區千餘人，在我四十萬精兵面前，竟還能如此從容不迫。好！傳令下去，擺錐形陣，一口氣攻破城門！」敵對的陣營裡，一名長相俊美的男子，騎在馬背上，面帶有點地痞味道的笑容，一派輕鬆的望著戰局。

「後方弟兄擺方陣守住！前鋒軍的弟兄給我殺出去！還沒砍足十顆人頭，不准倒下！」被喚作項王的男子，居高臨下的看著這場兵力懸殊的戰役，心裡很是明白，今晚，他恐怕就怕要葬身在戰場上了。

戰火達到最高點，嘶喊聲、馬蹄聲、哀嚎聲，充斥在戰場的每一個角落。一個個喪失戰意的楚軍，回首看著那威風凜凜的西楚霸王，內心湧出繼續支撐下去的力量，用盡最後一絲氣力持起手中的長槍，狠狠刺入敵人體內，舉起大刀，砍落對方那猙獰的頭顱。他們堅信，不管面臨再大的困境，項王總會跟以往一樣，帶領他們拿下最後的勝

利。

項羽已然成爲他們的信仰！

「你看這情況，我軍，能勝嗎？」城牆上，一位身穿輕甲的男子，正站在項羽旁邊。

「大哥……我不知道。」男子面帶難色的回道。

「好一個不知道，那我來告訴你，敦閔，我西楚霸王可以死不能敗！」項羽雙手高舉，對天長吼，一身霸王氣息展露無疑。

楚漢最後一場戰爭，垓下之戰，這原本只能在歷史課本或三流電視劇上，才看得到的畫面，現在，我卻親身體驗了一次。沒錯，用小說裡常有的台詞來說，我穿越了！五年前，當我看到那最後一題問答題時，我就莫名其妙的來到這裡——秦末，楚漢相爭。

試想，人家穿越小說不是車禍穿、古董穿、撞擊穿，就是電擊穿，最不濟的也有睡覺穿，寫考卷寫到一半穿越，這該說什麼？考卷穿？

剛開始知道自己穿越後，其實心裡有些興奮、期待，因爲人家小說裡寫的、電視上演的，哪個主角不是穿越後武功智商天下第一，就是寶物成堆妻妾成群？

可是不到一天，這種激昂的心情就隨著現實消失的無影無蹤。

皮夾裡的千元大鈔不能拿來買食物，哪怕只是一個饅頭，河水旁邊有不知哪來的士兵站崗，想借點水解渴也不

行。本來打算到野外獵個野味來吃，結果卻連一隻兔子的影子都找不到，更別說好不容易找到一株蘋果樹，卻面臨不會爬樹的窘境。

就這樣，我拖著疲憊的身體，緩緩走在街上，看著路人在眼前來回走動，漸漸的，感覺眼皮越來越重，眼前一黑，就這麼暈倒在路上。醒來後，卻發現自己居然跑到了軍營，一問之下，才知道，那天我暈倒後，就被路過的巡邏兵給帶到這裡，當時正逢戰事，我爲了掙一口飯吃，也就糊裡糊塗的加入軍隊，接受訓練。

忘記是在哪一場戰爭的時候，我無意間救了當時身負重傷的項羽，然後很戲劇性的和他拜了把子，成爲異姓兄弟。接下來幾年的光陰，我就用那所知不多的歷史常識，跟著他一起打天下，領了個千夫長的職位兼任一個二百五的軍師。

收回思緒，看著眼前的情景，心頭百感交集，不禁將手中的長槍再握緊一些。

「敦閔，隨我領八百精銳，我們突破重圍，殺出去！」項羽像是下定什麼決心似的說道。轉身躍下城牆，牽過他的愛馬烏騮，挑選了八百名訓練有素的精兵，就準備等時機一到，一口氣殺出去。

「大王……你要去哪？」一略帶顫抖的女聲傳來，一位有著絕色面容的女子，從身旁的帳棚裡緩緩走來。

「寧曦，妳放心，本王這就領兵取下劉邦那忘恩負義

的小子的項上人頭，妳待在這靜候我的佳音吧！」面對這女子時，項羽的語氣出現不曾有過的溫柔，連那因多年爭戰而殺氣騰騰的眼神，也頓時充滿柔情。

歷史上唯一能讓項羽這頭老虎瞬間變成綿羊的女人，只有虞姬。

「大王，寧曦明白，這戰和以往不一樣。如果不是爲了保護寧曦，大王你大可領兵退回江東，來日再戰，絕不會像如今這般進退兩難。」虞姬的語氣裡充滿了自責。

「別胡思亂想了，劉邦那小子昔日還不是本王的手下敗將，想靠多一點人就要勝過我，他那是癡心妄想。」儘管項羽語氣堅定，但我知道，在歷史中，這次大哥不但會敗，還會因此而死，大哥和虞姬當然也明白……

「大王，別說了，寧曦相信大王……」頷首，虞姬默默從身旁的侍女手中取過兩把精緻的短劍，拔開劍鞘，向項羽行了個禮，就當場舞了起來。

華美的衣裳隨著虞姬曼妙的舞姿翩翩起舞，柔軟的身段加上那一手精湛的舞劍技巧，美，卻也隱藏不住令人斷腸的哀傷。那雙劍破空劃下，像是想割捨些什麼，一頭飄逸的長髮，像是想訴盡無限的柔情纏綿，一曲舞畢，虞姬將雙劍橫立於前，眼淚也隨之落下。就算再鐵石心腸的人，看到如此景象，也會被這份情感給打動吧？何況是身處其中的兩人。

「力拔山兮氣蓋世，時不利兮騅不逝，騅不逝兮可奈

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。可恨！是蒼天棄吾，非吾之無能！」項羽雙手捶胸，仰天長唱，語氣充滿不甘和悲痛。

「漢軍已略地，四面楚歌聲，大王意氣盡，賤妾何聊生。大王，寧曦來生再做大王的妻子……」唱罷，在眾人來不及反應前，虞姬手中的短劍劃過她那白皙的長頸，一抹鮮紅，一代佳人，就此殞落。

「不……不！」項羽立刻前去抱住虞姬的身子，滿臉的錯愕，心如刀割，男兒淚爲伊人落下。一直在一旁看這悲劇發生的我，也不禁紅了眼框，感到一陣無力。

「劉邦！我定要取你的項上人頭爲寧曦祭拜！敦閱，我們殺出去！」項羽強忍住悲痛，跨上烏騅，將虞姬安置在身後，就領著八百精兵衝出城門。

八百名騎兵將大哥和我緊緊包圍在內，每個人都將身上的裝備換上輕甲，以求最快的速度突破重圍。不出百米，一頭的劉邦很快就注意到我們，馬上指揮軍隊將我們重重包圍起來，雙方立刻展開衝突。人數上的懸殊差距很快就體現出來，儘管我方士兵各個以一擋十，仍是抵擋不住越殺越多的敵人。

「大王，您和千夫長領幾個人，找個機會殺出去吧！別管我們了。」站在項羽身旁的騎兵隊長隨手將手中的長槍刺入一名敵人體內，看情況不對，馬上轉頭說道。

「是啊！大王，別管我們了，只求大王來日對上劉邦那狗賊時，記得連同我們的份一起討回來！」一旁的士兵

們跟著附和。

「各位弟兄，你們……是項羽對不住你們，今日你們的所作所爲，項羽絕對謹記在心！敦閱……我們走！」即使再不願拋下昔日共進退的弟兄，但情勢所逼，如果不立馬坐下決定，時間一長，怕是想走都走不了，豈不白白辜負這八百弟兄的犧牲。

領了二十餘人，踏上弟兄們以血換來的生路，一行人忘記時間和疲憊感，不斷催促著胯下的戰馬趕路，只盼能將後頭追趕的漢軍給甩掉。但老天爺卻對我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，眾人騎下的戰馬因爲幾個時辰不停歇的趕路，而一隻隻體力不支、口吐白沫跪倒在地，眼見就要被後頭的追兵給趕上，不得已，我們只好改作步行。

幸好，周圍是一片樹林，利用著樹木當作掩護，我們採取游擊戰術，一邊撤退一邊作出反擊，一時之間，追兵倒也是奈何不得我們。經過了一個時辰，我們終於狼狽的逃出了樹林，而出現在面前的景象，是一條約百尺寬的河流。河流雖然不是很湍急，但依照我們現在的體能狀況，想要涉水而過，絕不可能。

「小人烏江亭長，來人可是西楚霸王？」江上一名中年漢子雙手持槳，緩緩的駛船過來。烏江？這裡是烏江？儘管我一直不願去想，但該來總是會來，避也避不了啊……

「我就是項羽。」項羽向那船夫抱拳道。

「小人在此已經等後多時，請大王這就隨我渡河吧！」

那亭長咧嘴笑了笑。

「想走？哪那麼容易？來人，傳令下去，取得項羽首級者，重賞！」不過片刻間，追兵已再次追上，這次帶兵前來的人……竟是劉邦！剛剛打游擊戰時，我們已損失所有的人，現下只剩下我和大哥，看來這次真的在劫難逃啊！

看見劉邦，項羽早是殺紅了眼，轉身對那亭長道「天若真要亡我，我渡江又有何用？況且當初我領八千江東子弟渡江西征，如今卻無一人生還，我……無顏見江東父老啊！」

「項王……」

「多謝亭長在此等候項羽了，望亭長答應項羽一事，請好好安葬虞姬。這是我的愛馬烏騮，望你日後多加愛護。」牽過烏騮交予亭長，項羽奮力在船頭一踢，那小船馬上飄離江邊數十尺。

「我西楚霸王項羽在此，不怕死的，一起上來吧！」項羽眼神漸漸變得冰冷銳利，那目光像是可以輕易刺穿人似的。

漢軍漸漸持槍靠近，項羽猛地一吼，迅速上前用雙拳打倒兩名士兵，轉身一踢，那中招的士兵連同後面的人，就這樣跌進烏江裡。至始至終，項羽都還沒用到任何兵器，只憑靠著雙拳雙腳，身旁就已經有十餘名敵軍倒在地上，看似活轉不來了。

一個力能扛鼎的男人，不需要兵器，因爲，他自己就

是最鋒利的兵器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被打倒在地的漢軍，屍體已經足以疊成了一座小山丘，而項羽身上，也佈滿了深淺不一的傷痕，鮮血不斷從他的傷口上流出來，形成一幅駭人的景象。大口喘著氣，項羽的體力也達到極限了，怕是撐不了多久。

漢軍怕了，挾著恐懼的寒冷感，深深的刻進骨子裡。這傢伙不是人！是死神！這是每位漢軍心裡無法抹煞的念頭。

「誰能取下項羽首級，賞黃金千兩，另封為萬戶侯！」看著軍心浮動，劉邦趕緊下令宣賞。所謂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，果然，幾個要錢不要命的，又繼續撲上前去。

像是知道自己大限將至了，項羽抽出背後佩帶的長劍，那是他第一次學劍時，叔父送給他的禮物。因為意義深厚，所以這把劍就這樣跟了他好幾年的光陰，現在取下，像是意味著什麼……

「寧曦……弟兄們……看來項羽今天是不能活著出去了，敦閱，大哥很高興有你這兄弟，這兄弟，我們來世再當吧！」說完，項羽提劍攔在脖子上，對天大聲吼道「項羽沒敗！是天要棄吾！」

劍，劃下……

烏江自刎，有資格殺死西楚霸王的人，只有項羽自己！

「大哥！」痛哭失聲，這連續的打擊，讓我喘不過氣來。

像是失了神似的，持起長槍，我用盡全力奔向劉邦，沒發現，自己現在渾身散發的氣息，就猶如項羽一般。即使知道自己這一擊成功的機率近乎於零，仍是像發瘋似的，不顧一切往前衝刺。

一步一步的靠近，忽地，我突然想起那讓自己來到這個世界的那一題問答題，還記得，那問答題的題目是這樣的……

「同學們，假如讓你回到過去，你會選擇看著歷史按照課本所描述的那樣自然發生，還是會選擇去改變呢？請寫下你會怎麼做？為什麼？」

以前，我一直都是看著歷史在我面前一幕幕上演，無能為力，甚至害怕去面對，現在，我很清楚明白我想要的答案是什麼了……

結果不再重要！

距離劉邦只剩下十幾尺的距離，身旁的漢軍，奮力用手中的長槍向我刺來，而我手中的長槍也義無反顧的朝劉邦刺去……

以問答題作為開端，把主角拉回到過去，並化身項羽身旁的重要人物。透過此身分重新詮釋耳熟能詳的歷史事件，此「翻案」筆法雖是初試啼聲，卻也達到相當不錯的效果。（劉禹函老師評）

失智通鑑 203 賴楷勝

在歷史的洪流中，發生過無數事實，然而，也忽略了無數秘密。沒有人知道，沒有人記下，史書中沒有記載，課本中沒有出現……但，一切都是確確實實發生過的，不能逃避，不能忽視，不能不信！文獻資料、歷史書冊的內容真是千真萬確？被抹滅的，刻意掩飾的事實，的確存在，沒有人質疑，真相卻是鮮有人知，而我知道，待我向各位道來……

（一）帝國傾頹

賢明的紂王，一如往常上早朝，閱聽眾卿家的見解與報告，並思量治國良策，經過一番討論，決定行政大綱。

退朝，紂王來到書房，樸素的擺設裝潢，顯出皇帝節儉的美德，揮退婢女，捲起龍袍累贅的長袖，露出歷經風霜的壯士之腕，大商帝國的江山，是他打下，想當年，征戰沙場，短兵相接的驚悚與壯烈，不禁喟然長嘆，亂世終告結束，百姓安居樂業，甚至沉溺逸樂，卻不知生於憂患，死於安樂的道理，紂王清楚，亂世結束，世界邁向安樂，也預告著下一個亂世開始；和平可能長久，卻不是無限，他擔憂天下百姓，操心人民社稷，唯恐有一天，亂世再臨。

紂王磨著墨若有所思，振筆揮毫，其字力透紙背，龍飛鳳舞，將未來的希望和期許，都投注再紙上四字—「國泰民安」，閉目養神一會，他起身步出書房，往圓明園的方向揚長而去，背影看得見憂鬱的滄桑，一肩扛起天下蒼生福祉，那是多麼沉重的包袱……。賢明能幹的帝王甚是少見，加上文武雙全、才華洋溢、戰功彪炳、剛正不阿、樂善好施、清心寡慾、禮賢下士等優點，才足以形容紂王這百年難得的帝王，他是名副其實的人中之龍，舉手投足間，散發著完美的光輝，充滿著王的魅力，民間甚至相傳是神仙下凡出民水火……。殊不知此時此刻，場景來到四下無人的書房，窗外吹來一襲怪風，攔在案上的紙，隨風飄逸而起，飛在空中，偏偏起舞，被風帶出窗戶，帶到池子上，落下，紙一下子溼透，神奇的事又發生了，池底游出黑色的巨鯰，排山倒海游來，如混沌般的黑色身影，張開血盆大口，大到足以吞下人頭的嘴，蓋上皺爛無助的紙，噬去上頭四個黑字—「國泰民安」，一卻都發生得如此巧合，神奇的令人匪夷所思，然而這不是偶然，只是個開始，宣告帝國瓦解的開始……。

紂王不是十全十美，他有缺點，偏偏這微不足道的小毛病，成了帝國毀滅罪魁禍首，「鐵齒」是他對怪力亂神的看法，他堅信科學能解釋一切，有不同的定律，各種公式

支配全世界，萬物遵循著規律而行……。換作在現實世界，紂王定是諾貝爾獎的大熱門，然而，在小說世界裡，確是有科學無法解釋的事實……。近期傳出有不肖之徒起兵作亂，在國家祭神大典上，紂王毅然決定將高二十餘呎的巨大女媧神像充公，作為軍事武器原料，此舉造成眾神光火，身為被害者的女媧娘娘，更是暴跳如雷，怒得咬牙切齒，話說朝廷討伐民亂的戰役中，握有神像製成武器的兵卒，各個橫死殺場，即使僥倖存活，也都在數天內死於非命，無一倖免，他們死得冤枉？或許，是一種解脫，皇帝安然無恙，卻是女媧想到了毒計，誓要折磨紂王，令其不得好死，百姓疾苦，天下生靈塗炭……，這回，神不再眷顧人，女媧娘娘氣得失去理智，大禍將臨。

商朝有著非常浪漫的徵婚習俗，皇帝也不例外，卻不知選妃當天，幸運彩球一拋，一陣神奇的怪風將球帶到了一名女子手上，她長得閉月羞花，卻帶有幾分冰冷的魅力，令人不寒而慄，紂王卻是頗感興趣，這位姑娘如瘟疫般孤立一旁，周圍竟沒有任何競爭者，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，於是，妲己理所當然接到了徵婚的彩球。是緣分嗎？冥冥之中確是有神明操弄，而這神卻是圖謀不軌……。

妲己是女媧座下大弟子，亦是修練億年得道的狐狸精，神通廣大，陰狠毒辣，尤其她醞釀億年的狐狸臭，更

是極致可怖的生化凶器，距其十步之內將嗅覺麻痺，渾身不舒服，五步之內，會頭昏腦脹，神經受損，而近到三步之內，將病痛纏身，無藥可救；選妃大典時，其他人避開妲己的巧妙現象，乃是人之常情，人體自然的反射動作。可憐的紂王，在迎娶妃子入宮一天後，突發怪病，御醫苦無法門，全城大夫皆無計可施，這一躺，身體不再好轉，皇帝臥病不起之下，三年，帝國黯然的三年，一溜煙就過了。

在這「黃金」三年中，妲己快速在朝中竄起，除掉數名寵妃，扳倒皇后，加上其他同黨滲透、控制，已經穩當控制政權，如蛀蟲般啃食商帝國的輝煌成就，如惡狼般吞嚥商帝國的優渥資源。妲己「娘娘」首創五馬分屍之刑，實驗在推行變法的王安石身上，效果卻不如預期，被扯裂的四肢收拾困難，棄置又會發臭，血水濺了一地，刷洗頗耗時費力……；娘娘從酸菜白肉鍋中，突發奇想，首創銅柱烤人的「炮烙」之刑，也施行在力圖改革的梁啟超身上，成效不錯，但燒烤時散發的濃濃焦臭，一度蓋過妲己狐臭，紂王竟短暫的甦醒，娘娘嚇出一身冷汗，下令「少用」炮烙之刑。最慘的莫過於忠臣屈原，其鞠躬盡瘁，盡心竭力的情操，卻莫名被誣陷，依「莫須有」的罪名，逼其在腳上綁著巨石，投江自盡，屈原死後，妲己施妖術蠱惑群眾揉糯米糰子，往江裡屈原的屍體砸，永遠唾棄這位罪人，

據說，此習俗還承襲至今……，而屈原死前，苦吞滿腹怨懟與牢騷所著之大作「離騷」，卻被妲己用來墊桌腳打麻雀，徹底玷汙這位忠臣，從此，朝中再也無人反抗，再也沒有忠義之士挺身抵制惡勢力，朝政日益腐敗，百姓疾苦，民亂四起，各地軍閥割據，儼然形成一「亂世」。

一天，妲己漫步在宮廷花園，逛到池子旁，倏地止步，面露疑惑，似乎察覺到什麼古怪，一會兒，她恢復往常的從容。

「安祿山，出來吧，什麼風把你吹來呢？」妲己泛起狡詐的笑容道。

池中游出一條肥鯰，一躍而起，水花四濺，突然黑霧瀰漫，籠罩著大魚，霧慢慢變大……，然後，一個胖子從中出現，頓時煙消雲散，胖男狡詐的肥臉清楚可見，露出猙獰穢邪的奸笑。

「師姐近來可好？人界玩膩了，真無趣！」安祿山發起牢騷。原來，女媧早派座下二弟子，千年鯰妖安祿山潛入皇宮，蜷伏在宮廷各個池子中監視紂王，等待時機，當寫著國泰民安的紙隨風飄到池裡時，即代表計畫展開，師姐姐已開始行動。

妲己控制朝中事務掌握大權，安祿山則負責率其他妖魔，遁入民間魚肉百姓，蛀食物資，從下層破壞，和妲己裡應外合，助其毀壞帝國。比起師姐，安祿山的任務輕鬆許多，每天吃飽撐著，三天一小亂五天一大亂，吃喝嫖賭樣樣行，有時變變法術，假消災真詐財，受害者無不越算越倒楣，然而，這只是他無厘頭的玩笑，安祿山並不貪財，又或著說，妲己娘娘賜予的「好人好事榮譽獎金」，已堆砌成山，他住金屋，睡金床，馬桶若不是純金製，安祿山絕不坐上，可見其獨特的風雅，和唯美的執著。

妲己和安祿山商討完接下來的行動後便揮退他，將這煩人的胖子逐出皇宮，她仰望天空，聯絡女媧娘娘，回報進度，她的任務，這艱鉅的毀滅任務，已如甕中捉鱉十拿九穩，如風中殘燭的商帝國，土崩瓦解，是唯一的結局。

（二）世界渾沌

政局震盪，帶動物價上漲，加上經濟不景氣的肆虐，許多財團垮台，民間出現大批失業人潮，少數胸懷大志之人，鏗而不捨爭取工作，最後卻淪落為乞丐或山賊，還有另一種對政府失望的悲觀人，選擇投江一了百了，甚至攜家帶眷，死在一塊，長江還因「客戶過多」無法負載，水

質遭汙染，自殺得排隊申請，此時的世界，荒謬至極，已成一片狼籍……。

而在不景氣的浪潮下，屹立起一個新勢力，一個真正有潛力有「錢力」的財團—劉氏企業，它的成立，是一個傳奇。

原本賣草鞋維生的劉備，終究難逃失業的命運，就在蜀地應急人民公社，搶免費食物時，結識了同樣身為無業遊民的關羽、張飛，三人一拍即合，甚至結義為兄弟，經過激烈的划拳決鬥，劉備終於披荆斬棘拔得頭籌當上大哥，關羽老二，張飛最小；三人決定從頭開始，白手起家，經世濟民，帶動經濟繁榮……。經過神聖的抽籤儀式，神明指示三兄弟經營四川麻辣鍋店，為人們味蕾謀福利，此為何等偉大的使命！而「三兄弟麻辣火鍋店」是如何在對手林立的四川美食街生存，甚至脫穎而出，又是另一個傳奇了。

江東地區，物產豐饒，卻仍不敵經濟不景氣的侵襲，所幸此地最具威權的世族—孫家即時調解，提供不少就業機會，並捐出龐大財產，才大幅降低傷害。政府發生如此烏龍，也令孫家痛心疾首，決定起兵推翻，一展長年經營國際貿易的成就，整備戰船，西進火炮，求助西班牙無敵艦

隊等外國軍閥，從江南直逼內陸。

北方外族中，有一支部落漢化極深，世代牧馬，驍勇善戰，精通騎射，唯獨曹操（漢化後名字，本名「愛新覺羅·阿里巴巴」）是崇尚科學的，他不愛逞凶鬥狠，不善騎射，體弱多病，卻有著超乎常人的好奇心與對真理的執著，夜以繼日埋首於生物學中，苦思基因的秘密，終於有一日，在偶然的天時地利人和狀況下，成功研製出兔與馬混種，取名「赤兔」，有著兔子的強韌生命力和爆發力，加上馬原有的無窮耐力，量產後部族裡騎兵所向披靡，閃電征服各大部落，一統外族。而曹操也不是胸無大志，他領兵衝破長城，赤兔騎兵剽悍善戰，天下稱雄，揮軍南下，問鼎中原。

話說劉關張三兄弟火鍋店的洗手間，總有個怪人盤據，長久不出，三位老闆也頗感頭疼，張飛先敲門，卻無人回應，他氣急敗壞用力一踹，仍是一無所獲，換來鴉雀無聲，第二回，關羽試著用麻辣鍋招待券誘其開門，門內居然有了反應。

「兩張，否則免談。」裡面一個男聲說。

關羽依言拿了兩張出來，門突然一開，一隻手迅雷不

及掩耳抽走招待券，然後又掩上門，一切都發生的如此快速，而幾個小時後，沒有人注意之時，廁所門開了，裡面已空無一人……。隔天，那人又霸著廁所，只得勞駕大哥親自出馬，劉備望著門愣了數秒，從錦囊中拿出一大疊鈔票和金銀珠寶……。

「這位客人，您要出來這些就都送給你！」劉備信誓旦旦對門吶喊，說也奇怪，門開了，人走了出來，一把拿走劉備手上的東西。

「嘻嘻……在下諸葛亮，承蒙您們三顧茅廁之託，我願意做牛做馬，鞠躬盡瘁在所不辭。」那年輕男人穿著啦噠，搓著手上的錢財嘻笑道。原來，他也難逃失業的下場，每天來到火鍋店求職卻難以啓齒，默默躲在廁所中，沒想到遇上今日這開口應徵的好機會。

「經過這幾天在茅廁裡的研究，我發明一種神奇寶物能包住湯頭，鎖住美味，保持新鮮，馬上加熱即可食用……我取名為……真空包裝！！然後如此這般如此這般……」諸葛亮滔滔不絕地解釋他近日研究的成果，說得眉飛色舞，興高采烈，語畢對劉備投向期待的神情。

「呃……這點子……嗯……」劉備閉目思考著。

「有搞頭……吧」劉備決定賭一把，他的抉擇，令自己從此成了「劉董事長」。

因真空包熱賣，火鍋店大發利市，分店紛紛開張，提供蜀地大量就業機會，有效減緩不景氣衝擊，甚至成立劉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，在諸葛亮成功的行銷計畫下，持續擴大經營，在中國創設上百家分店，並於世界各地建立十餘個據點。劉董用人唯才，拔擢不少優秀員工，屢創商業奇蹟，不斷突破，業績蒸蒸日上，順利打倒無數企業，壟斷市場，控制股市，儼然成爲中國企業龍頭，世界商業要角，產品從迴紋針到朝歌城牆，無所不包，收入驚人，富可敵國。

商人，只從事最有經濟利益的行爲，國內政局動盪不安，民亂四起，軍閥割據，劉氏當然不能放過這海撈一筆的良機，便提供各勢力傭兵租售服務，將軍人商品化，並從中獲利，也對戰局造成不小影響。

這時，在世界的一角，又有另一股更蠻橫的勢力醞釀，他們的強大，沒辦法用科學來解釋……。

由孫悟空率領的「魔軍」，甫才起兵，戰無不勝，攻城

略地，立國號「周」，討伐商政權。敵人一見魔軍面如鬼魅，形如魍魎，便嚇得戰意全無，魔軍的幾場勝仗，都是如屠殺般大獲全勝，情勢慘不忍睹，相傳他們根本不是人……，的確，魔軍百萬精兵確非常人，乃幕後藏鏡人姜大師所召喚的地獄屍鬼大軍，除此之外，旗下還有三名魔將：力拔山河，手持電鋸的終極殺人王，豬八戒；操著斬斧，屠人不眨眼的魔鬼，沙悟淨；以及施邪術，精通詛咒和下降頭的巫師，唐三藏。如此可怖的戰力，雄厚精兵，加上邪門法術，很快的，大片江山已然成了周的領土。

一天，在黯然的氣氛下，姜子牙，一個黯然的失業老頭，癩頗的走在黯然的路上，一切是多麼的冷清，毫無生息，他突然體會到了人情冷暖、事態炎涼，很深刻的體會到。

「恨吧！怨這個世界吧！你是否覺得很不甘心？」天上傳來聲音，清楚傳到子牙耳中。

「什……什麼？誰在說話？」他感到莫名的不安，找尋聲音主人。

「『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』，給你一個機會，來扭轉這個世界，只要答是，世界就歸你所有，哈哈！」聲音分

貝提高，洪亮地震耳欲聾。

子牙愣住了，徹底嚇傻，不只為突如其來的聖賢名句感到錯愕，這聲音，還帶著異常龐大的壓力，邪惡的壓力，以及……致命的吸引力。

「恩……我……」他支支吾吾。

「不要也罷，畢竟……這本來就不是常人能承擔的大任，唉！當今人類呀，沒一個有出息！」那聲音喟然長嘆道。

「好！我要了！」子牙定下神，大聲嚷道，自己白活了這麼久，從未這麼肯定，然後，他突然覺得好累，好累……他暈倒過去，不醒人事，恍惚之間，似乎聽到剛剛的聲音，聽到狡詐的奸笑。此時在他深鎖的潛意識中，沉睡已久的力量，在混世魔王扶植之下，破繭而出，另一個強大的子牙，撒旦的化身，甦醒，正式加入女媧主宰的戰局！

子牙獲傳魔王的「吸陰大法」，藉由吸乾修道之人的法力來滋補自己，滋潤身心，強化法力，子牙第一次，鎖定手無搏雞之力的江湖術士，即使修為粗淺，嚐起來卻是飄飄欲仙，暢快無比，令子牙永生難忘，緊接著一次又一次，

城裡鬧得沸沸揚揚，滿城風雨，許多道士一夜離奇化爲白骨。另一招「災厄招來」，也是魔王親自傳授的邪術，亦爲魔界四大術之首（另三大術：黯然銷魂拳、石化術和邪龍十八掌，子牙也略有研究），「災厄招來」乃是用自身黑暗之力，從魔界召來驍勇善戰的亡靈大軍，越多力量，換來越多士兵，越純粹的黑暗，換來越精良的戰士，正好適合子牙吸陰的體質。「災厄招來」大法，搭配吸來的力量，源源不絕的高養份原料，造出數以萬計邪魔大軍，源自地獄壓倒性的力量，襲捲人間……。

周朝大軍百戰百勝，勢如破竹，四大將殺敵無數，大破商朝軍；劉氏傭兵保命要緊，紛紛臨陣叛逃；吳軍水兵，被善泅的魔軍（他們可在水中呼吸）襲得潰不成軍；曹勢力的騎兵也節節敗退，赤兔馬見了魔軍的鬼臉，嚇得屁滾尿流，抱頭鼠竄，全軍流亡回到塞外……。

另一邊，子牙覺得越來越控制不住吸陰的欲望，越吸卻越飢渴，他無法自拔，感覺體內的黑暗力量像要爆炸，不斷沸騰、漲大……。一天，他遇見潛伏人間的鯁精安祿山，頓時，天雷勾動地火，子牙近乎失控，哪怕光天化日，眾目睽睽下，直撲上獵物，一切都發生的如此突然，路人驚駭萬分。

「大膽妖孽，還不現出原形！」他嚷著，故作仗義抓妖，制服安祿山，壓著肥嘟嘟的龐然大物，惶恐的路人們回神，紛紛圍觀叫好，讚許子牙的義行。受害者安祿山只感到恐懼、暴怒，及無盡的絕望……，子牙散發出來的邪穢之氣，閉塞他的感官，壓抑他的心跳，束縛他的四肢，安祿山渾身無力，如鷹爪下的白兔，如虎口前的羔羊。

「你……到底是……誰！？居然……居然，這麼邪……可惡！！」安祿山咬著牙，血絲滿佈的眼，惡狠狠地瞪著敵人。

「……」子牙任憑安祿山垂死掙扎，冷冷瞪著他。

「……師姐，你會爲我報仇吧……」獵物無奈嘆道，吐出最後一口氣。

「……」獵人依然沉默，聽到安祿山口中的「師姐」，子牙若有所思，眼神閃過一絲異樣的光彩。

乾淨俐落，簡潔快速，榨到只剩乾巴巴的魚骨，不見安祿山生前豐腴的肥油，連個渣也不剩。

千年的道行進帳，子牙再也按捺不住，他要更多更多，

更肥美的，更新鮮的，慾望完全壓倒了理智……。接下來幾天，周的四大將也紛紛成了白骨，所有具魔力的生命，或人或妖，都難逃子牙魔掌，只剩一個，只剩她了，億年的修為，姐己！子牙雙眼泛紅，血一般紅，充斥著殺意、貪婪與對黑暗無限的渴望。

一番激戰後，他吸乾最後一個食物，最後最肥美的一個，如壓垮駱駝最後一根草，體內黑暗再也壓抑不住，瞬間，傾盆而出，喜怒哀樂、瑣碎心事、美夢惡夢、所有回憶……，伴隨著黑暗，洩洪，他失去了一切，身心如被暴雨沖毀的破屋，在急流中，無助地載浮載沉；子牙感覺輕飄飄，好像成了神仙……。唉……，被擺了一道啊，與魔鬼交易，吃虧的永遠是自己阿！他在心中最後的感嘆，身體，如煙火般炸裂，血肉、混沌、魔力，如花火般耀眼綻放，並消失在夜空中。

黑暗成了渾沌，瀰漫天空，瀰漫世界，包覆萬物，遮蔽了陽光，遮蔽所有人的視線，天下百姓，全人類都睡去，進入長眠，時間彷彿停滯下來，不再走動……。唯有，撒旦和女媧還忙著，正爭執某事，一番舌戰後不歡而散，

「上回歐洲那兒我收拾，現在輪你了，編個合理的歷史吧！」女媧留下話，嘟著嘴揚長而去。

「呼～又是場無意義的遊戲阿……，故事結束啦！The End……。」撒旦抽著雪茄，口中呢喃道。瀟灑地拿出一本空白冊子，用常人的百倍速度振筆疾書，完成後，還不忘為自己取個有趣的筆名，大刺刺掛在標題下方三個大字，作者—司馬遷。

三年後，一切正常運行，人類甦醒，萬物復甦，日升日落，又是新的朝代，新的紀元。沒有留下任何線索，沒有人記得，也沒有文獻記載，那個時代，亂世，唯一流傳下來的，是那橫躺在桌上的書—史記。

「你曾經懷疑過歷史嗎？曾質疑史書上記載的內容嗎？為什麼我會知道內幕？因為……」我講得口沫橫飛，小弟弟聽得一愣一愣，護士伸出手，那雙溫柔卻令我無奈的手，扶我上了輪椅，說到一半的故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「弟弟，爺爺要回去了，明天再講故事給你聽喔！」護士說完，推著輪椅上的我，往X X療養院揚長而去。

讀到這，你應該明白我的處境，在療養院關久了，感覺自己也變得健忘，家人早就失去聯繫，自己一個老頭過的倒愜意，我幾歲？有老婆嗎？我甚至連自己的名字也忘

了，只知道別人都叫我李爺爺……，不過，即便記憶再模糊，我永遠不會忘記歷史的秘密，如果你也意外發現這失落的真相，不要驚慌，不要張揚，免的別人當你也失智，請盡快聯絡我，你不是一個人……。

這是篇渾沌的、混亂的故事，就如同失智老人如黑洞般的記憶，不論時空、沒有邏輯。老人失智是個很大的社會問題。照顧失智長者，更是親屬的沉重負擔。然而，本篇著重歷史混亂的敘述而對失智的主題經營有限，十分可惜。
(簡佩琮老師評)

無神論 309 冷謔

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機會下，我成了一個奇怪宗教團體的成員之一。它特殊到幾乎符合邪教的定義。第一條規定便是：上人〈即為此宗教的領袖〉是神之代言，一言一行都是正確的。緊接著第二條是：得不到幸福怪不得神，那是祂所賜予的考驗。

不過它沒被列入邪教，也許是因為信徒不夠多或沒收什麼費用的緣故。就是信眾的聚集也是有一次沒一次的。完全看不出來這是個宗教。可是仍有一群信眾篤信這怪異的東西。

它主張清修、支持吃素但非強迫。所謂清修便是指放鬆身心，達到一種類似“空”的境界。乍聽之下十分像佛教。但它沒有禱文更沒有固定的“清修姿勢”。有的只是少少的幾個伸展動作，而且慵懶至極。每次的聚會總是見到大家以自己最舒服輕鬆的姿勢—或坐或臥。心神徘徊在滿室薰香的房間中，最詭異的是沒有人睡著。只要有聚會，場所都會一整天開放，而早到的人總是會睜眼對較晚來的人微笑點頭。

自覺夠久的信眾便會自行離去，其他人也會目送他離開，沒人會過問時間長短和個人身分。也少有人會結伴離開。

上人以端正的毛筆字寫下的格言之一：空即為無所求。不求人；不求財、勢，不求生、死。

參加了快半年了，也沒見過所謂的上人。倒是在房內有不少有關於這宗教的思想，有些裝訂成小冊子，不過頗為粗糙。我有翻閱，也有請教較早加入的人。雖然大多是主動來告訴我，不過總聽到不同的見解。雖然解釋不一，但還沒見過他們爭辯，甚至還讚許彼此的論點。讓我不禁懷疑這真的是人類會有的行為嗎？

大致整理一下教義：所謂的神是為無，無中生有，而有又歸於無。有之中便生萬物之道，應順不應逆。順即為從有歸無。神亦非無，因為祂最終也會歸於無之中。所修的“空”中是以貼近萬物之道，求生生不息，而非超越生命的限制。在這個宗教裡沒有所謂的超脫和生命的精進。

咦？那神是做什麼的？苦難是祂給的、上人也是祂的代言，連祂都會消失是哪招？！

「不對。」一名年約三十出頭男子笑道，「神即為萬物之道的管理者。祂無所求亦無情，是為“空”。當他歸於無時便由另一名入“空”的生命取而代之。」

當初是他邀我進來的，我也不曉得他為什麼會找上我。而且據說他是最早的信眾之一，也熟識上人。有時他

會對新來的人（例如我）開講，其他人也會自動聚來聽這位前輩說教義。

「有人有疑問嗎？」他問。

有一個人舉起了手，緩慢而確實的。

「請說。」

「入“空”之後就是成神嗎？」舉手的人問道。

「這個嘛，等上人或我成神再來告訴你吧！」他俏皮的眨眨眼。「說不定你有機會見到。」

全場哄然大笑，我也笑了。

「不過，」他這兩個字鏗鏘有力，所有人都靜了下來。

「不論是什麼，終究會歸於無。再重新從無到有。」

「那我們還追求什麼空呢？」

「為什麼要『追求』呢？“空”是在無欲無求，少了很多，才會發現擁有更多。“空”是為了解生命、世界更好，而不是去『求』什麼。當你愈接近，就愈不會去追求空。因為終究是無。我們只是順萬物之道而行。入“空”才能更接近無，更能接受面臨時的恐懼。我們本來就沒有在『追求』。我的答案如何？」

對方想了一下，似乎一時之間難以消化。不過最後還是點點頭，安靜下來。

可是我不太能接受這種近乎詭辯，又像轉移話題的說詞。可是一時我也找不到話來提問。

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解，他於是再度開口：「至少對我

而言，我要的是一種心境，一種自在的心境。而不是去外求，去當神什麼的不在我的考慮範圍內。自己最想要的，往往都在自己身邊。」

上人的墨寶之一：不知、不問、不求神。反求諸己。

在一次聚會後，他在外頭喊住我。

「想不想見他？」他一開口就是這樣問。

「見誰？」我一時有些摸不著頭緒。

「大家口中的上人。他說你應該會想見他。」

「我可沒見過他，別告訴我說房間裡有針孔攝影機！」

「時間是他定的，他不到豈不太過分了？」他笑道，「他一直都在裡頭喔，只是知道的人沒說而已。」

我十分震驚，因為我從未在信眾中找到一個看起來像那種宗教家的人。其實裡頭的人都蠻年輕的，外表看起來最老的也才四十歲上下。

不過，為什麼是找我？

「這個你得自己去問他。」他攤手，似乎也跟我一樣疑惑。「時間我再寄給你，不行你再說。」

這個宗教團體唯一的聯絡方式是電子郵件，最多就到即時通訊軟體而已。聚會時間也是電子郵件統一寄發。

他的手機忽然響起。他匆忙地和我說再見，便接起電

話、轉身離開。

我要去嗎？我是誤打誤撞加入的，並沒有像其他人如此尊敬那位未曾謀面的“上人”。他要找我又是在爲了什麼？考慮再三，我決定就去看看。不去的話，我大概會被自己的好奇心招死。

上人的名句之一：道理沒有爲什麼，它就是如此。

一樣在聚會場所，不過今天只有三個人。我、那位護法（我決定以後都這樣叫他，在看到 he 站在上人旁的樣子之後），還有一名二十六、七歲模樣的女子。也沒別人了，她就是上人吧。

我知道她，每次聚會都會見到。不過她總是靜靜地坐在一旁，不討論更不提想法。實在難以想像就是她。我慢慢走向她。他們兩個都向我微笑。

「我想和他單獨談談，好嗎？」她看向護法先生。

「遵命，親愛的。」他溫柔地說，嘴角勾著笑。立刻走了出去。

看來他們關係很好。我正思索要怎麼開始發問。

「先坐下吧。」

沒有椅子，我便和她一樣席地而坐。我看著這個不曉得該怎麼稱呼的大姊。

「爲什麼找我？」我一時也只能先問這個。

「因爲你不相信，不過你並沒有說出口。」她支著下巴，一派悠閒。「我原本還期待你會掀起什麼波瀾。」

她的話很奇怪，很像希望她所創立的宗教出事一樣。我盡力婉轉地提出疑問。

「這是因爲，『我也不相信』。」她笑了出來，「這東西啊，是我和他一起創建的。沒想到這麼成功。我們也一致認爲“上人”保持神祕會是最好的。」

我發現我除了爲什麼「爲什麼」之外，說不出其它的話來。她的話實在太過震撼。

「你和我一樣不相信。而我正想讓這東西消失，可是你什麼都沒做。」她的語氣難掩失望，「我不想再玩下去，可是你又不幫忙。」

她爲什麼會想毀掉一手建立的東西？我實在無法理解。

「很諷刺吧？一個不相信神的人創立一個叫人相信的宗教。」她笑得很大聲，似乎覺得真的很好笑。「還那麼多人來信！」

我凝視她，她也坦然回望我。我在她的眼底發現和我一樣的陰影。

上人有言：相信，即爲力量；相信，便行完成所想。

母親向來是個虔誠的人。可是信仰可否帶來什麼好？

看著跪在佛像前的母親，女孩迷惘了。父親仍躺在病床上，沒有清醒的跡象。而母親仍對著不知存不存在的神佛禱告。

一天又一天，狀況始終沒有好轉，甚至惡化了。母親祈禱的時間愈來愈長，經文一頁一頁地翻，念珠一顆一顆地往下數。有誰聽到？

廟宇給不出確切的答案和祈福。一間換過一間。

「妳說，我要相信什麼？」女孩問著母親。

「相信神。」母親是這樣說的。

可是無數的請求，只是帶來無數的失望。母親仍信著那些不存在的東西。

先是父親，再來是後面的祖母、祖父、親戚。都是只有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

從那之後，女孩知道了沒有神這回事。

「你和我一樣不相信神，只是你試著去相信而已。」她淡然地說，「神或說宗教這種東西，只是人們爲了相信而相信。」

「那當初爲什麼要這樣做呢？」

「因爲啊，我最討厭那群盲目跟從的信眾了，就跟我

媽一樣。拉著我廟宇看過一間又是一間，卻什麼都要不回來。」她語氣輕鬆，就像在討論天氣般自然。「你覺得忽然有一天，他們被告知神什麼的全是騙局，他們的表情會如何？而且還是由“上人”親口說的喲！一場好夢被冷水澆醒的感覺會如何？」

她瘋了，恨到瘋了。我只能得出這個結論。爲了她自己的不相信，就要摧毀別人的信仰。

「沒有瘋的人怎麼會創立宗教呢？」她笑著說，「只是我要給他們的是『沒有神』這件事。這才是我的信仰，就跟你一樣。」

沒錯，我也不信神。我只是老是被宗教團體盯上，至今出沒過的宗教場合我自己都算不清了。不過我不會因爲自己受到傷害，而再去傷害別人。即使“祂”救不回親人。

一個傷心的女孩說道：世界上沒有神。

她說她會告訴所有人一切都是騙局，我不用再來了。就算她不說，我想我也不會再去。因爲我一點也不想看見別人活在謊言的迷信中。

很乾脆地和她道別。那位護法先生卻追了出來，說要送我一程。

「你也在幫她騙人。」我用的是肯定的語氣。

「基本上大半是我想的。」他點頭，「不過，我們可沒騙錢。」

「你們騙了人的希望。」我的語氣冰冷到自己都嚇了一跳，「你又相信什麼？」

「我相信她的一切，也包括她所不相信的。我只爲了她。」他爽朗的笑著，「很笨吧？可是她就是我的信仰，我的女神。」

「……。」我把給他們的祝福留在心底，向我不認識也不相信的神傳達。

最後還是告別了。

我換了個電子信箱。沒再和他們見面，或許有，只是我沒留意……。

我不曉得他們現在怎麼了，只是我仍活在自己試圖去相信的信仰中。

一名沒有信仰的男孩說：我只能相信，自己總有一天能去相信。

作者以一個神祕的宗教團體拉開序幕，而越是神祕就越是引人入勝。而結局卻是如此出人意表，一棒打醒讀者，也敲醒世人：「你所相信的，不一定存在於世界上。」能將此題材處理完善，且結構完整，旨意明確，實屬不易。（劉禹函老師評）

邊緣

312 吳佩禎

「你知道，瀕臨死亡是怎樣的感覺嗎？」

那時候，你這樣問我。

* * *

高二再次分班，你是新班級裡唯一和我高一同班的人。然而我對你的認識卻還停留在僅知道名字而已，就連最基本的生日也不清楚。我和新同學在下課時間打鬧，你卻獨自一人坐在角落看著窗外的藍天。原本以為我們到畢業前都不會有更深一步的交集，但有一天我偶然發現，你的秘密。

那一天放學，我一個人留在學校練球。班際籃球比賽就快到了，這一次我不想再拖累班級。太過專心在練習，當我注意到時間已經是七點多的事。我背起書包，手拿著球走回籃球社社辦。這球是我私下和班上的籃球社社員借的，如果今天我沒有還，明天我和他都等著倒大霉了。

拉開門的時候，原本還在因為未上鎖的門而疑惑，突然一陣濃煙衝出門外，嗆得我眼淚狂流。在不遠的裡處，我看見一抹倒地的身影，以及一盆還在燃燒的木炭。

「沈天宇！」我衝上前，大喊著你的名字。我很著急，一時之間也不知道該怎麼辦，只能不停搖動你的身軀。你無預警地抓住我的腳踝，把我嚇了一跳。看見你還醒著，我連忙扶你到門外，讓你可以接收更多氧氣。兩個人靜靜地坐在地上，我看著你，而你望著天空。

「沒有什麼事情是完全沒辦法解決的。」我出聲，打破沉默。

我沒有說白，但我知道你一定了解我在指什麼。

對於我的話，你沒有回應，反而笑了。

當我還在因為你那意義不明的笑而感到困惑時，你反問我：「你知道，瀕臨死亡是怎樣的感覺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我不明白。不明白那是什麼感覺，也不明白你為什麼這麼問。

你背起書包離去。離開前你說：「那種感覺很痛苦、很難受，但是會上癮。」

即使到了隔天，我心裡仍然惦記著前一晚的事。原本想說這事過了就算了，不要太在意，但只要一瞥見你的身影，所有一切又再次浮現。在內心經歷一段掙扎之後，我終於鼓起勇氣走到你身邊：「那個……你昨晚走之前說的那句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我屏氣凝神等待你的回答。等了許久你終於開口，然而你的話差點沒讓我吐血。

「來我家玩吧！」

也不曉得自己到底在做什麼，竟然就這樣沒頭沒腦地跟著你走。

我本來擔心這麼晚拜訪會打擾到你的家人，你卻告訴我你的父母已經離異並且都在外地，家裡只剩你一個人住。你說得輕鬆自然，好像那是別人家的事，但我還是聽得出來你很在意。

你遲遲沒有告訴我你邀我到你家的用意，也沒有回答我原先的問題。你默默地泡了兩碗泡麵當做你我的晚餐。偌大的空間安靜地讓我感到有些尷尬，我只好低著頭吃麵，裝作若無其事。

「欸，你幹嘛那麼在意？」你終於開口。

我停下吃麵的動作，抬頭看你。

「根本不會有人理我是生是死。」

「誰說沒有！」我突然站起身大吼。「你如果死了，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、同學……，有很多人會很難過。」

你沒有被我的氣勢嚇著，反而露出諷刺的笑容。

「如果真像你所說的那樣就好了。我爸媽根本就不管我，沒有我他們更輕鬆自在。我也沒有朋友，每個人都認為我是個怪咖，就只因爲我的想法、反應和別人不一樣。同學們都想離我越遠越好，恨不得我馬上消失。你還覺得會有人爲了我傷心、難過嗎？」

我很想反駁你的話，但我不知道能說什麼。

「如果你真的那麼在乎……不如幫我？」

最後我答應了，或者說「妥協」更加適合。我並不支持你自殘的行爲——雖然你說這帶給你快樂——但在成功說服你之前，我能做的只有當你遊走在生死邊緣，將你拉回來。我知道我這麼做是不對的，只是現階段我想不到更好的辦法。不過我相信我一定能找到方法，未來還有時間。

當時我是這麼認爲。

只是我似乎把事情想得太簡單。你自殘的手段從燒炭、割腕、上吊……無奇不有，讓我無時無刻都爲你捏了把冷汗，而你似乎以我的擔憂爲樂。

有次你手腕上的傷口被老師發現，進而讓你連續一星期到輔導室報到。不過顯然老師的勸導對你而言並不怎麼有用，反而讓你一度變本加厲，像在控訴老師的多管閒事。

「欸，我跟你說，昨天我爸有回來過。」你望著窗外說著。

這是你第一次在學校主動找我說話，平常你總是裝做我們不熟的樣子。但我沒想到，一個改變背後，隱藏了多少意涵。

「他似乎只是回來拿點東西。他沒有對我說任何話，

也沒有正眼看我。或許是客廳的沙發擋住我的身體，以致於他根本沒有注意到我其實在家。」你苦笑著，努力保持冷靜的聲音像是快哭出來一樣。

「我想他已經有新的家庭了。在他離開前，我看見他和一對母女有說有笑的。雖然看不太清楚，但那個小女孩一定很可愛。」

我靜靜聽著，不知道該怎麼安慰你。

說真的，我沒有辦法體會你的感受。雖然我們家不富裕，卻是一個美好的家庭。夫妻之間互相體諒，手足之間和睦相處。爭吵在我們家是不常見的。所以我不了解對那些父母離婚的孩子而言，「家庭」一詞究竟是什麼，又帶給他們什麼。

那次談話之後，過了五天，你死了。

我不認為這是意外，而是早就計畫好的。那一天你將我支開，你答應我說你會給我暗示，要求我在門外守候。但過了一段時間，房內一點動靜也沒有，我開始感到一絲不對勁。直到紅色的液體自門縫下流出，我想開門，門卻被上了鎖。我花些時間將門用力撞開，但已經來不及了。你失力的雙手滑落至腳邊，左手的傷口再也流不出半滴血液。你溫和地笑，那是一種我從未在你身上看過、真正發自內心的笑容。只是此時的我卻笑不出來。

你答應過，你不會尋死；我也妥協，不阻止你傷害自

己。然而如今你毀棄了我們之間的約定，讓我有種遭到背叛的感覺。

我賭氣不去參加你的喪禮，假裝自己一點也不在乎。即使如此，我還是聽說：在你死後三天，你父親終於現身。他從頭到尾都面無表情、沒有任何情緒，好像躺在棺材裡的那個人不是自己的親生兒子，而是一位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陌生人。他草草結束告別式，反正也沒什麼人參加，就連班導也不過是義務性出席。你父親快速辦完你的後事，帶著笑容和他的新家人離開。至於你的母親直到最後都沒有出現。

現在距離當時已經過了五年。這五年裡我想了很多，反覆揣摩你的想法。不完整的家庭，你沒辦法得到理當擁有的親情。缺乏關懷以及認同，你認為自身對於這個家、這個世界是一個多餘的存在。這種不被需要、不受歡迎的感覺讓你痛苦難受，因此你選擇傷害自己。瀕死的痛讓你暫時忘記現實的苦，你長期依賴，就像毒品一樣，你說那會上癮。我想你會試著相信，曾抱持希望，認為黑暗的盡頭最終會有一線光明。但也因為這樣的想法，反而讓你跌得更重，所以你絕望地選擇解脫。

其實對於你的離開我早就釋懷，只是我還在任性，不願去相信你已經不在的事實。明明曾經下定決心要救你，並且認為自己一定會做到。直到事情發生我才正視到自己

是多麼沒用。有些事其實是沒有時間、沒有未來可言。

沒有人可以逃避一件事一輩子的，就算再怎麼不願意最終還是得接受。

我站在墓碑前，沉默早在無意間成了我們主要的相處模式。照片上的你視線落在遠方的天空，就如同往常一樣。

我認爲我應該向你道謝的，是你讓我明白以前的我太過天真，以爲這世界就像童話一樣，每道難關都能輕鬆通過，每個人都會有幸福美滿的結局，而忽略了有時候有些方程式其實是無解的。

雖然說要道謝，但我開口第一句卻是：「沈天宇，你錯了。」

沒由來的一句，如果你聽得見，現在你一定很困惑吧！

「這世界上，有一個人在爲了你的死而傷心、難過。」

放下手中的波斯菊，我離開墓園。希望這些波斯菊能將我的祝福傳達給你。

聰明的你一定曉得波斯菊的花語……

——永遠快樂。

人需要活在天真、幸福、美滿的童話世界裡，樂觀地面對人生的難關和考驗，才能在現實世界的無解方程式裡，找到出路，「永遠快樂」。但是實際生活裡卻讓你我從新面對現實，從中找到兩者平衡。敘事者試圖在兩者分界中，放入朋友的「在乎」和「關心」，向自殺者獻上最後的祝福。然而篇幅中把大部分章節放在協助自殺者享受「瀕臨死亡」的快感上，會讓小說主題不夠鮮明。（簡佩琮老師評）



112 楊婷攝

極短篇

似曾相識 301 賴相儒

「再說一次他們的故事好嗎？」婦人懇求，「簡湘和趙凡的，我又忘了。」她的執著觸動了老人，遂不厭煩地又將故事講了一遍，卻未提及晚年的事。

「再繼續說下去，我必須知道。」驚訝於婦人眼裡的篤定，老人望著手中的相片，竟不禁歎了。

看護此時開了門：「趙太太，今天好嗎？」

見房內沒回應，嘆了口氣：「簡小姐，該吃藥了。」

極短篇的篇幅短，故文字須力求精簡，情節的設計也得字字講求，尤其最後結局更要具有警醒亮眼的效果，所以不易有佳構。此文前半部不先道破婦人與老人的關係，製造懸宕效果，最後再藉看護現身以點出失智婦女停留在年輕時的景況，解開懸疑，留給讀者一聲嘆息。精心安排，為一佳作！（李菊英老師評）

